

知識治理研究理論之反思：活動基礎觀點

A Theoretical Reconciliation for Knowledge Governance Research: An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蔡旻恭 /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生
Min-Kung Heavens Tsa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張婉菁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Wan-Jing April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戴士欽 /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Shih-Chin Tai,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ceived 2011/2,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2013/3

摘要

源自交易成本經濟學之組織治理理論學者，嘗試將組織知識議題納入理論中，而發展出知識治理觀點。但其二大基本前提—理性資訊處理認知觀暨方法論個體主義—均面臨哲學與實務之爭議，進而衍生出解釋矛盾及邏輯兩難。同時亦導致跨層次闡釋、整合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知識基礎觀點之嘗試未竟全功。本文擬提出以活動為基礎架構之論述，紮深哲學基礎以確立活動在本體論暨認識論之地位，檢視以資訊處理認知模式為主之知識治理觀點，重新探討以活動為基礎之知識治理機制，最後提出豐實組織研究理論暨實務意涵之立論。

【關鍵字】知識治理、微觀基礎、活動基礎觀點

Abstract

Governance theorists, rooted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tend to integrate the issues of knowledge-based views (KBV) into their theory development, and then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 (KGA) emerges. Since relying upon two underlying assumptions—r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and distinct microfoundations, KGA advocates have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 in re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e issues. Relying on the explanation model advocated by James Coleman, KGA theorists face a dilemma of accepting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or committing logical fallacies. Sinc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are not revisited through deliberating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and addressing the arguable fundamental issues, the attempt at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and integrating TCE and KBV has not succeeded yet. In this article, we attempt to provide an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ABP) for some reorient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tands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to build up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ctivity, and to situate the contextualized activities at the cor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e, then, discuss issues of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and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finally conclude with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erspective for organization study.

【Keywords】knowledge governance, microfoundations,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壹、緒論

交易成本經濟學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 TCE) 於組織管理學上扮演極重要角色，廣泛用以解釋組織現象，成為組織管理策略之實務依據 (Madhok, 1996; Rindfleisch & Heide, 1997)。TCE 為提高交易效率，試圖界定交易特性及類型，以找出適配之組織治理 (Organization Governance)，一直是 TCE 之核心議題 (周雪光，2003；Rindfleisch & Heide, 1997; Williamson, 1991, 2005)。然 TCE 一直備受挑戰質疑，從極端否定 (Ghoshal & Moran, 1996) 至融入不同觀點加以修正 (Dyer, 1997; Foss, 2007; Foss & Kundsén, 2003; Grandori, 1997, 2001a, 2001b, 2001c; Kuittinen, Kylaheiko, Sandstrom, & Jantunen, 2009; Zajac & Olsen, 1993)。尤其知識基礎觀點 (Knowledge-Based View ; KBV) 的提出，不啻對 TCE 造成極大衝擊，對組織治理概念亦產生根本改變 (Brown & Duguid, 2001; Conner & Prahalad, 1996; Cook & Brown, 1999; Grant, 1996; Kogut & Zander, 1992, 1996; Nickerson & Zenger, 2004; Spender, 1996; Spender & Grant, 1996; Spender & Scherer, 2007; Tsoukas, 1996; Tsoukas & Vladimirou, 2001)。

KBV 與 TCE 雖被視為對立觀點，卻同基於經濟學「效率」觀點而建構。簡單類比之，若將公司成本概分為「交易成本」及「生產成本」二大類型，則 TCE 及 KBV 之差異僅在於「成本」類型。即 TCE 著重於交易成本，以「市場」為「參考座標」來與「公司」作比較；KBV 著眼生產成本，聚焦於生產效率，公司間比較孰能以更少資源生產，孰較能整合知識為競爭優勢，故不以「市場」為參照對象，而以「公司能力」或「組織知識」作為比較基準。

鑑於 TCE 及 KBV 共享「經濟」核心概念—效率與價值，TCE 學者企圖整合二者觀點，以比較經濟學為基礎，但承認知識為組織重要元素，發展出知識治理觀點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 ; KGA)。視組織知識交換為基本分析單位，針對不同知識特性，來設計或選擇出合適之知識治理機制，使組織建立處理知識之能力以提升經濟效益 (方世杰，2008；Foss, 2007; Foss, Husede, & Michailova, 2010; Grandori, 1997, 2001a, 2001b, 2001c)。KGA 不僅將知識交易視為分析單位，更主張導入不同正式或非正式組織治理機制，對組織知識之處理，如移轉、保存及創造，甚或績效等皆有極大影響。即視知識治理為組織設計之運用，係為影響知識處理過程以達績效及目標；而非單為處理知識交易而存在。然不可避免的，當 KGA 將知識視為理論重要元素與分析單位時，已將知識具體化 (Reification) 為可加以「處理」之「物件」，繼而視其為情境因素，藉以找出合適治理機制。其假設：只要能掌握知識特性，即能覓著適當機制，並從中挑出最具經濟效益者。但 KGA 採用此種理性資訊處理觀點，反而無法順利整合 KBV，甚或滋生矛盾。故須進而探討知識治理機制與知識間關係，重新釐清目前 KGA 之分析架構及立論基礎。

此外，茲因 KBV 學者多採整體論 (Collectivism 或 Holism) 解釋組織現象，著重

組織或鉅觀層次 (Organizational-Level 或 Macro-Level) 現象或屬性。甚至藉類比或隱喻方式來建立組織層次構念，至與現象或實體之間失去連結。而飽受支持微觀基礎 (Microfoundation) 學者批判 (Abell, Felin, & Foss, 2008; Felin & Foss, 2005, 2009; Felin & Hesterly, 2007; Foss, 2007, 2009; Foss et al., 2010; Gavetti, 2005; Hedström & Swedberg, 1998)。其主張：不應將知識、學習等機制歸諸組織層次；若將組織視為如人一般能學習、創造或應用知識之行動者 (Actor)，即犯了哲學上具體化及擬人化 (Anthropomorphism) 的謬誤。整體論及個體論爭辯亦為 KGA 獨特議題，部份學者更採用微觀基礎概念。Foss (2007) 及 Foss et al. (2010) 就直接沿用 Coleman 解釋模式之分析概念詮釋知識治理機制及相關現象，主張採微觀基礎論證方能適切理解知識治理機制與組織績效間之關係。儘管微觀基礎提供重要概念與貢獻，然亦有哲學層次難題須深入探討。係因其直接採用 Coleman 解釋模式，非回歸哲學層次解決本體論與認識論爭議，導致跨層次解釋不夠周延。故本文提出以活動為基礎的架構，厚實概念，並健全哲學基礎以彌補方法論個體主義在跨層次解釋上之不足。

以下擬逐一探討 KGA 相關基礎議題：首先回顧 KGA 與微觀基礎關係，以掌握核心概念及亟解決之問題；續就 KGA 主要假設之一：理性資訊處理觀點進行討論，以瞭解無法順利融入 KBV 之原因；三者探討整體論及方法論個體主義間爭議，並瞭解另一主要假設：方法論個體主義所面對之困境；四者提出活動基礎觀點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ABP) 哲學基礎，論述其本體論及認識論，處理活動相關議題，以奠定後續討論基礎；五者依 ABP 哲學概念探討活動之因果作用力，進而指出其比微觀基礎更適於跨層次間解釋之由；最後依據 ABP 引申出知識治理機制、未來組織理論建構及相關管理研究之意涵，並完成綜合性結論。

貳、知識治理觀點與微觀基礎

KGA 發展自 TCE 組織治理理論，試圖將組織知識議題融入理論中 (Foss, 2007; Foss et al., 2010; Grandori, 1997, 2001a, 2001b, 2001c)。其主要代表人物 Foss 及 Grandori 皆運用資訊處理認知模式，強調知識治理中組織設計之面向，採用配適之概念來最大化組織知識之效益。Grandori (1997, 2001a, 2001b) 所主張之認知模式，係基於重新全面反思 Simon 有限理性本質所發展而成。蓋因 Simon 之後，有關組織理論發展在引用有限理性概念時，皆偏重選擇邏輯 (Logic of Choice) 而忽略發現邏輯 (Logic of Discovery)，最典型的即是 Williamson 之交易成本理論。Grandori 認為探討理性 (Rationality) 時，不應採用絕對理性與有限理性之二元對立；相反，應回復至 Simon (1997) 理性多元性觀點，分析架構中須納入更多理性決策模式。決策模式可從最經濟 (即最不耗認知資源) 依例行事之「例規化」(Routinizing) 至研擬出最繁複行動方案之「發現過程」(Discovering) 等皆屬之。而常被交易成本理論作為對比之絕對理性「最

佳化」(Optimizing) 與有限理性之「符合滿意」(Satisficing) 決策模式僅為其中一二，並非對立之替代理性 (Alternative Rationality)。不同決策模式本質難分軒輊，於面對特定類別問題時，方才顯示其相對優勢。

Grandori 指出知識交易產生衝突，即目標不一致時，不應僅是誘因設計問題，更可能是認知失靈 (Cognitive Failure)。所謂認知失靈，係指面臨高度不確定性時，即條件、手段、結果及績效等定義及關係皆模糊之境，不論是充分理性之最佳化或有限理性之最適化決策模式將全部失效。如面對開創新事業時，如何界定競爭對手、產品及市場、勝任人選、經營策略及績效定義皆渾沌未明，完全缺乏理性決策之依據或「符合滿意」方案之判準。或許嚐試錯誤策略或運用可靠關係網絡反倒是較適當決策模式。據此，Grandori 以知識欠缺 (Lack of Knowledge) 替代有機率意涵之不確定性，作為各協調機制認知失靈情境因素。意指在某環境下可適用之協調機制乃基於決策知識之寡，若對所處環境問題缺乏相關知識，將使協調機制認知失靈。認知失調遂成為協調機制是否適用之情境因素，也使治理結構不再以效率為唯一判準，而是依認知失調程度來發現或組合出適當之結構，因此為治理結構之多元性與彈性提供理論基礎，也解釋了現存眾多複雜治理結構之由。更主張不存在 Williamson 所謂具區別性之特定治理形式，而是由更基本之協調機制所排列組合而成。以此觀看 Grandori 微觀分析架構，其非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反較接近形態理論 (Configuration Theory) (Meyer, Tsui, & Hinings, 1993; Doty, Glick, & Huber, 1993)，隱含配適 (Fit) 及等效 (Equifinality) 概念。故「個體」在其分析解釋架構中，已完全被「決策模式」或「認知模式」替代；嚴論之，Grandori 知識治理概念僅具微觀基礎之「化約」企圖而予以構念化，在實際分析架構上仍傾向鉅觀分析模式。

反之，Foss 直接採用個體層次之屬性、動機及行動解釋知識治理機制及相關現象。主張微觀基礎可避免因整體論觀點之困境與混淆：(1) 整體論未納入個體影響效應，極可能在鉅觀現象間產生虛無 (Spurious) 因果關係 (Felin & Hesterly, 2007)，即現象間原本不存有任何關係，祇因源自微觀層次共同組成因素而分別呈現出效應，誤在鉅觀層次上推行出不存在之理論。(2) 鉅觀層次現象間可能存在極多數微觀層次之替代解釋或機制，若非經微觀基礎推衍，無法僅根據鉅觀現象間關係論斷由何種機制來形成 (Abell et al., 2008)；亦無法據以實徵。(3) 依理論所主張之組織競爭優勢，須能提供規範指引 (Prescriptions) 來進行組織管理之干預 (Intervention)，唯有建立微觀基礎，方能瞭解干預如何影響個體 (間) 關係與效應。因此主張透過微觀基礎來研究組織現象，比整體論更具實務管理意涵。

參、理性資訊處理認知觀點之侷限性

KGA 欲解決組織與知識界面間，及其他 KBV 無法處理之議題，例如：如何使不

同知識治理機制適配不同之知識交換特性。如緒論所述：KGA 係將「知識處理」等活動與「知識」（視為物件）分離，再建構二者對應關係；本質上仍是從理性資訊處理觀看待知識及個體認知與決策關係。

資訊觀點有更深層認識論假設：將組織視同電腦之資訊處理系統，將知識視為表徵 (Representations) 或抽象符號所組成，表徵則透過資訊處理機制將外部刺激轉化成內部抽象符號而存諸腦中 (Lorenz, 2001)。此觀點將分析單位侷限於個人心智，亦謂思考、決策及解決問題等均屬個體內部認知運作，獨立於外在世界，甚至與個體任何行動無關。此乃沿自笛卡爾個體 (In Here) / 環境 (Out There) 及身 (Body) / 心 (Mind) 二元對立論 (Dualism)。若類比至組織，組織知識則是儲存於組織內既有程式清單 (Existing Repertory of Programs)，本質與資訊無異；解決組織問題僅需透過特定搜尋程序，從既存清單選出適當程式即可。意謂凡有相同外部資訊刺激產生，組織均會採取相同行動模式。如此自組織內搜尋擷取並選取最適者的過程，對組織內部能力不會產生實質影響及轉變（即並未修訂或新增清單內程式），亦限制組織對外在環境刺激之認知及回應能力。資訊處理觀點完全忽略組織行為是一種集結活動，係透過日常行動持續累積轉化而成，謂之再形成 (Reproduction) 或轉化 (Transformation)。可見其忽略組織知識與情境不可分之關係（包括歷史脈絡及與特定場域），亦無視知識內隱屬性，應納入實務意涵之「認識」(Knowing)。據此論述，KGA 將難以處理如協調分散知識及建立共享知識機制等本質上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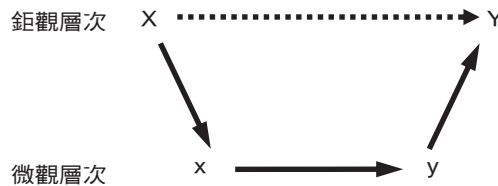
Amin 與 Cohendet (2000) 比較資訊及知識之基本假設並綜結之，可據以深思知識治理理論之建構方向：(1) 前者之有限理性乃假設其受制於認知容量，強調持有的、事前已知的、不變意涵；後者指處理知識能力受限於注意力，強調參與的、事後習獲、變動意涵。故不能將知識視為物件而與知識處理分割，須將專業累積及學習機制等一併納入考量。(2) 前者假設僅須適當部署資訊即可充分流通，取得資訊即獲取知識，隱含資訊處理結構可決定組織運作功能及效率。後者假設知識具有不易流通之內隱屬性，僅由取得 (Access) 亦無法獲致，須有知識的轉化機制，尤其跨層次或跨專業間流通更須較複雜的轉化；故治理機制不能單藉建置結構達成目的，須將知識內隱性及轉化機制納入；且需再導入社會化、學習及有效運用知識等機制。(3) 前者假設不同組織在同情境並持有同資訊就會採取相同行動模式，資訊不對稱僅受限於「知」與「不知」間之不對稱；後者認為知識不對稱應包括認知容量、專注力、運用知識能力、習得知識歷程及知識本身間之不對稱，即視知識為一種會產生高度不確定性及異質結果之資源，持有之外尚有「使用」意涵，會因人因組織而異，其所衍生之不同潛在作用不見得可被觀察到。有必要同時納入知識本質之模糊性及不確定性，以建構動態之治理機制。

因此，本文認為 KGA 本著理性資訊處理觀點企圖結合 KBV 勢必功虧一簣。因

知識與知識處理不容切割。知識處理包括知識產生、應用、移轉或交換等過程，就是形成知識特性之根本，如知識的內隱性及複雜性 (Tsoukas, 2003)。一旦分離將會移除知識的特性而只剩資訊的特徵；反之，若納入不可分離性，知識治理機制則成為「知識」不可切割之環節，而非作用於知識之上之獨立實體或內容 (Content)。如此治理機制就不再是影響知識之決定前因，而是屬知識特性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知識治理機制與知識之關係，重新釐清目前 KGA 之分析架構及立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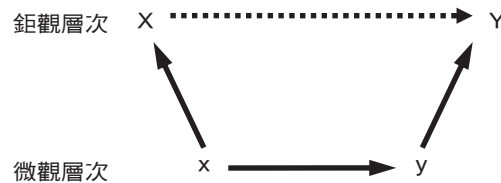
肆、方法論個體主義之不足

源自 Coleman (1990) 解釋模式 (如圖一所示) 支持微觀基礎而主張：鉅觀現象及彼此間關係，僅是個體行動及互動所形成之複雜形態。鉅觀變項之變異性及異質性亦僅源自個體自我選擇之附帶現象 (Epiphenomena)，而非具有因果作用。其反對整體觀是認為，組織或其他鉅觀現象由個人組成，組織本身不會行動，僅個人才會；組織現象係由個人形成，理解或解釋亦須透過個人達成。故方法論個體主義支持研究化約 (Reduction) 策略，認為鉅觀構念及其關係，皆可藉微觀組成機制來解釋。然此論述是採不證自明的觀點，而非回歸基本哲學層次來解決本體論與認識論爭議 (唯一例外文獻是 Felin 與 Hesterly (2007)，但其引用探討鉅觀／微觀爭議之哲學基礎僅及於支持其論述概念，未探討更深入複雜觀點及論證，有興趣者可參考 Sawyer (2002) 之論述)，使其欲跨越之解釋鴻溝依然存在。



圖一 微觀基礎的解釋模式 (資料來源：Coleman, 1990)

從圖一看出此解釋模式被描繪成「鉅觀—微觀—鉅觀」模式，由鉅觀—微觀、微觀—微觀及微觀—鉅觀三個解釋機制所組成；Hedström 與 Swedberg (1998) 分別稱為情境 (Situational Mechanism)、行動形成 (Action-Formation Mechanism) 及轉化機制 (Transformational Mechanism)。但其間存有邏輯矛盾，首先是情境機制由上而下之因果作用，此點在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被視為理所當然。主張鉅觀屬性應被化約到個體及其行動，完全否定鉅觀之實質存在性及其因果作用力 (如其對整體論之批判，無實體性即無因果力)。故此解釋模式即不可能如圖一所示，有由上而下作用之情境機制存在，而應是如圖二所示，同為兩個由下而上之轉化機制。



圖二 納入方法論個體主義化約論述之解釋模式

再者，轉化機制能形成鉅觀屬性或現象，不僅涵括微觀之組成成份，如個人，尚包括個體間「關係」(Relations)；此互動關係如職位或角色（如工程師、業務代表）已非僅代表個人而是屬鉅觀概念，屬於該位置之特定身份及期待行為 (Hodgson, 2007; Mayntz, 2004)。不單包含個人特質及能力，亦取得該地位之特性及職權。如此轉化機制將面臨邏輯兩難，一則接受此無法化約為個體層次之關係概念作為轉化機制的一部份，卻違反方法論個體主義基本假設；另則摒棄該關係作為轉化機制之一環以符合方法論個體主義，但會造成無法充分進行跨層次解釋。

最後，將「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組織研究之微觀基礎時，實乃將其視為「個體主義」之統稱，反忽略個體主義本身實包含至少二種不同哲學觀點 (Fuchs, 1989; Scott, 1961；有興趣者可參考 Bunge (2000) 論述，共探討十種個體論觀點等)。一者為本體論個體主義 (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 僅承認微觀實體性 (如人)，否定鉅觀實體存在性，認為其由個體所組成；另者，在認識論上更主張鉅觀現象或屬性皆可由微觀之屬性及其實體來解釋，其間關係亦然。由此推論出，贊同本體論個人主義者，不見得會支持方法論個體主義之認識論。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本體論之實在性作為認識論 (或方法論) 之論證基礎已犯下邏輯錯誤 (Sawyer, 2002)，即二者並不存在必然邏輯關係。故本體論個人主義者亦可能支持鉅觀現象具有不可化約性 (Irreducibility)。本文觀點雖傾向支持本體論個體主義，但反對其將鉅觀實體化約至個人，主張組織層次或更高層次實體係由一連串活動所組成，並可透過活動取得實在性及因果性。以下將進行建設性嘗試，提出「活動基礎觀點」(ABP) 之哲學基礎，並進一步探討有關活動之本體論暨認識論觀點。

伍、以活動為基礎之哲學觀點

鑒於鉅觀層次面臨理論建構兩難，且當前微觀基礎之主張在科學哲學上又混淆了本體論與認識論二者關係；本節將試圖建立 ABP，從科學哲學上徹底解決整體論具體化及方法論個體主義之兩難困境。首先探討本體論，再論述有關認識論議題。

首先，常人往往對本體論有偏頗看法，主張無實體則無活動，即視實體為具體存在事物 (Thing)，活動被視為依附於實體而存在。人、輪子皆實體，而跑步、滾動則為依附實體之活動，這是一種本體論不對稱的主張。活動本質上須仰賴實體呈現，但不

能以此來否定其存在性。例如滾動藉輪子展現，本質上有異於輪子本身材質（屬性）。換言之，不論由何種實體呈現活動，皆能直接指出其參照對象 (Referent)，作為獨立觀察之實在性 (Machamer, 2004)，即活動具有獨立被界定之普世性。舉凡人、石頭或杯子，皆能呈現「滾動」，毋須知其本體即能清楚辨識出。再者，依活動本質進行相對變化率測量如速度、強度、比率等，亦屬實在性特質之表現。物理學中，如力學牛頓定律及愛因斯坦相對論、電磁學波動函數、量子力學 Schrödinger 方程式、熱力學第一、二定律等，皆用微分方程式描述自然現象本質。「微分」本身即是變化量（率），亦是「活動」表徵，證明它實質獨立存在性乃無庸置疑。

其二，常視活動為實體「內在」(Intrinsic) 屬性或能力所外顯之現象，是反映內在本質之行為。在社會科學中常依此定義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 及理論構念 (Theoretical Construct)，具體化之爭議亦因此不斷 (MacCoquodale & Meehl, 1948)。因將活動歸因為實體特性，已將活動化約成實體所擁有一種之「被定義」或「被概念化」的內在屬性，接著再賦予其特定名稱來表徵該屬性—即「名詞化」(Nominalization)，消除了活動應有之主動性及動態性而變成名詞。此名詞化過程視既存連結內在屬性與外在活動間之對應關係為因果關係，完全無視在定義某種屬性為活動歸因時，是因「先」能辨識出什麼樣的現象是屬於該類活動之指稱。故本文在本體論上不僅回復活動之存在性，更進一步確認其存在乃先於其內在屬性，並主張此內在屬性之歸因是認識論而非本體論議題。Machamer (2004) 以「玻璃瓶」典例可充分說明：

在我能理解「可碎裂的」(Breakable) 概念之前，我須先經歷過事物破碎及正在破碎。某人認為我有「可碎裂的」概念是因我先有「已破碎的」(Broken) 概念。但「已碎裂的」不過是因對照已碎裂成千百碎片的狀態與完好無缺狀態的一種理解。這是一種受限的概念，因為在我們擁有「可碎裂的」概念之時，最少我們需具有某些想法，是因曾看過玻璃正飛濺成千百碎片的現象所形成的。即我們所理解的「可碎裂的」意指「能飛濺成千百碎片的」。再一次強調，活動必須先於潛質 (Potentiality) (Machamer, 2004)。

由上述可知，就完好的玻璃瓶屬性而言，從體驗過「飛濺成千百碎片」現象來論斷瓶子是「可碎裂的」(未發生之內在屬性或潛質)，相較判斷瓶子具有多少「容量」此類屬性 (非歸因自活動所具有之特徵)，二者顯然不同。正因「屬性」無法直接觀察，須藉定義描述或理論推論，此種基於表徵及論述而獲致之特性乃屬認識論範疇，而非該抽象屬性是否存在之本體論議題。故若將活動，如碎裂 (Breaking) 歸因為內在屬性，如可碎裂性 (Breakability)，勢將面臨「認識謬誤」(Epistemic Fallacy) — 即誤將本體論轉化成認識論議題，並希冀以認識論來解決本體論之爭議。因此，本文主張活動本身乃實質存在且不能化約成特定之內在屬性或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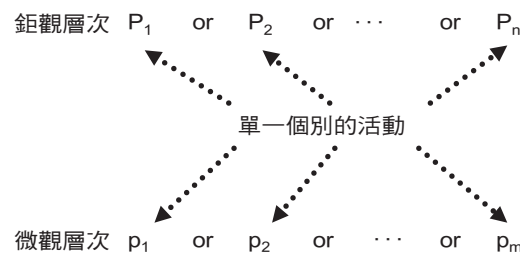
本文在本體論上賦予活動一個與目的無關及知識中立之參照；相對地，在認識論

上否定理論有中立的 (Theory-Neutral) 觀察、描述、詮釋、理論化等 (Fleetwood, 2004)。當我們所反思的現象是由一連串實體或活動所組成時，知覺及焦點將受限於可用以取得 (Access) 其特定之中介裝置 (如顯微鏡、人格量表、性向測驗等)，及既有可用以觀察、測量、描述、詮釋及理解之知識架構。儘管是科學導向，該探索方式亦會因特定主題、對象、個人 (如信念) 及社會知識庫 (社會規範、文化) 等需求而重新組合。因此一塊鵝卵石 (實體) 可被理解為抵禦野狗之武器；同時又可視為藝術創作材料；而揮動槌子 (活動)，在法院或工廠等不同情境也呈現不同意義。故必須清楚認識限制 (Epistemic Limits) 之存在，現象的形成會受限於物質性及社會性 (Tsoukas, 2010)，體現並鑲嵌於被觀察現象、特定裝置及社會之傳統與現實之中。最後，本文亦接受鉅觀「實體」之存在性，即組織現象或事件乃由一連串活動所組成，因活動之存在性而存有；發生於社會情境中時，可透過內隱知識、外部規則及自身目的性之個體來理解。繼而，下文將建構 ABP 論述基礎，並論證其比當前微觀基礎更適於跨層次間現象之解釋與分析。

陸、以活動為基礎之微觀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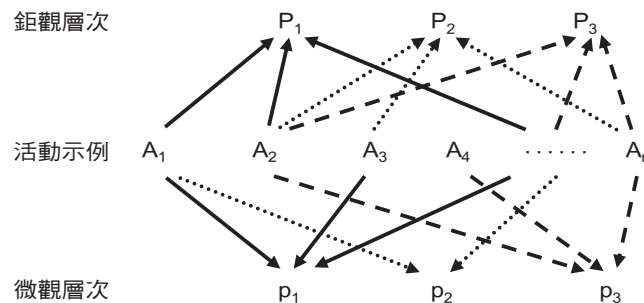
ABP 可作為調和整體論暨個體論之哲學主張，茲因篇幅有限不再詳述。僅綜合本文立論基礎，並以此「在茶水間，一位工程師正對其同仁們講解如何解決某一個機器所產生之問題」模擬情節來加以說明。

作為研究者或旁觀情節者，可能將此現象歸類為個體層次行為概念，如知識分享 (Knowledge Sharing) 行為類型；亦可能被歸類不同的行為，如組織公民行為 (OCB)。即使是同一活動，卻可能是不同行為類型之示例，而有不同行為特徵。除行為歸類外，不同概念化亦可形成不同「內在屬性」類型，如指該工程師具合作動機 (Cooperative Motivation) 或親和力 (Agreeableness) 特質。同理，不僅限於個人層次，尚可概念化至更高層次之行為類型，如非正式溝通 (Informal Communication) 或團隊學習 (Team Learning)；甚或屬性類型，如組織能力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所示，某單一個別活動係指在一特定情境發生之特例 (Spatiotemporal Particular)，可同時地被當作分屬不同層次，不同之特徵類別 (如圖三之 P_1 、 P_2 、 \dots 及 p_1 、 p_2 、 \dots 等) 的示例。



圖三 活動之多元類別之示意圖

如同單一活動可被歸類為不同特徵類型，依特定理論之某一特徵類別，亦由許多不同活動示例抽象化而成。故可合理得出，不同之概念類型可能同時共有某些個別活動示例。如圖四所示，將活動 A_2 、 A_3 及 A_n 理論化為鉅觀屬性 P_2 ；同時，活動 A_1 、 A_2 及其他活動被歸為鉅觀屬性 P_1 。雖 P_1 及 P_2 為不同之屬性，卻擁有相同示例活動 A_2 。同理，不同層次之屬性類別亦可來自相同活動；如圖中活動 A_1 同時被歸入鉅觀屬性 P_1 及微觀屬性 p_1 中。因不同屬性類別係基於不同理論概念化而成，故即使不同屬性類別中有相同之活動子集合，亦不能就此認定其間存有某一特定關係。如圖代表鉅觀屬性 P_2 與代表微觀個體屬性 p_3 ，即便二者同時含有活動 A_2 及 A_n ，依然無法斷定屬性 P_2 及 p_3 之關係。由此可斷定，鉅觀之概念屬性能否化約成微觀概念，非哲學層次上之必然性（此必然性是方法論個體主義觀點），亦非理論性（即跨層次間具因果關係），而是實徵性議題。唯不同層次屬性共有幾乎完全相同之活動子集合（如 P_3 及 p_3 ）；或是當其各自所屬類別中，那些不在「活動示例共同子集合」之活動間具有因果關係時才成立；但此種關係僅能透過實徵來確認。如圖四中，鉅觀屬性 P_2 與個體屬性 p_3 之共同活動子集合（ A_2 , A_n ）之外的不同活動示例分別為 A_3 與 A_4 ；若能進一步證實 A_3 與 A_4 間存有特定關係，方可將鉅觀屬性 P_2 化約為個體屬性 p_3 。



圖四 活動之多元屬性類別不可化約性之示意圖

最後再探討因果效力存在何處之因果性 (Causality) 議題，因方法論個體主義否定鉅觀之實在性而否定其因果力，致造成矛盾；而 ABP 恰可從根本提供解答。當實體（包括人類及物質）參與活動時，活動本身即是「變動製造者」(Producer of Change)。活動係透過改變實體本身、影響其他實體或改變、創造其他活動 (Machamer, 2004)，由產生新狀態或新事物之「轉化過程」所組成。相對的，「原因」(Cause) 僅是名詞，須加入「原因的動詞」(Causal Verbs) 變成「肇因」方有意義 (Machamer, Darden, & Craver, 2000)，即須以某些活動類別進行補述。所以真正的肇因是活動，實體僅在其參與活動時充當「原因」（是肇因的代名詞而非其本身）。例如「並非盤尼西林造成肺炎消失不見，而是盤尼西林之作用」(Machamer et al., 2000)。因此，發現活動中具生

產力的部分 (Productive Parts)，方能真正找到「原因」。故一旦活動被歸因為實體屬性，不僅犯下認識謬誤及名詞化之失，尚陷入將肇因依附於實體之誤。

本文所釋論之「肇因」不侷限於活動物質性作用（指物理或化學作用），尚包括社會性作用。例如「大明走向小華是『因為』小華向大明揮手」，實質上小華揮手並未施力於大明。故不能僅將因果力歸諸活動物質性，還須找出對應之社會性，即揮手（活動）所蘊含「要某人過來」之社會意涵。然社會性意涵是依情境而定之不確定性概念，會隨個體認知與理解而變，不似物質性被動地依循自然定律。因此當小華向大明揮手，大明可能沒有走向小華而是向小華揮手說再見。故雖可將肇因歸諸活動之社會物質性 (Socio-materiality)，但其因果關係（「揮手」形成「要某人過來」或「道別」）及背景（指鑲嵌於情境中所蘊含之意義及表達的方式等）皆無法事前充分明定 (Specified)，只能視為依存於情境之共同產物。故不存有具內在特性之獨立因果性，因果性乃在實務中共同產生或湧現 (Emerge) 具異質且變動的關係。

故而本文致力重建一微觀基礎，重新揭示活動之地位，為組織管理研究闢蹊徑。包括 (1) 在本體論上將活動與所有實體置於相同位階，而非隸屬於實體屬性或能力下；(2) 強調因果力是活動之內在本質，並以作為理論構建之起點；以及 (3) 賦予情境活動集合體 (A Nexus of Situated Activities) 更重要之分析地位，即透過活動而非個體或其屬性作為組織現象之解釋基礎。以下將依 ABP 來化解鉅微觀間跨層次之爭議，同時提供更全面而務實之意涵，跳脫時下 KGA 侷限於資訊處理觀點之解釋模式。

柒、討論：活動基礎觀點之知識治理

KGA 以「個人」為中心，假設個人動機為唯一因果作用力，將如何建立誘因機制調和衝突及激勵個體，以有效處理知識視為首要問題。完全忽略個體在處理事物時，不會像已寫好之電腦程式一樣按個「執行鍵」（激發動機），一切依程序執行（個體採取適當行動）。故須重建其理論基礎，然首先即須面對於鉅觀層次上建構理論的兩難；再者是「知識」與「知識處理」之不可分離性；最後則是納入此不可分離性時，如何重新理解知識治理機制之內涵。倘治理機制本身亦是「知識」，實屬不可分離之一環，即屬構成「組織知識」之部分，而非可作用於知識之上之獨立存在實體。同理，作為知識實踐及本體之參照對象，其本質上亦是由活動所組成。當二者密不可分時，知識治理機制就有與目前 KGA 迥然不同之意涵。

首項困難已從前述哲學基礎論述中獲致解決。本文主張組織層次之實體或現象係由一連串活動組成之集合體，藉由個別活動取得其實在性及因果性。即從哲學層次恢復活動在本體論上之地位，成為與實體等同重要之參照對象，亦使鉅觀與微觀現象取得同等本體地位。故徹底解決整體論飽受批評之物化及擬人化問題，亦毋須如方法論個體主義化約至個體方得本體地位，順利化解知識論及方法論跨層次之爭議。同時透

過活動集合體之社會物質性形成之「因果力」，提供組織現象得以產生作用或影響之基礎，有效排除鉅觀能動性 (Agency) 之疑慮。即一組活動集合體「湧現」獨特之社會物質性，形成組織層次不可化約之屬性或因果性。此觀點不啻為組織研究的重要奠基，更可導引出一全新組織與管理研究方向。

續就檢視 ABP 能否克服知識與知識處理不可分離性之挑戰？ABP 之認識論認為從實際運作中被概念化，並反覆出現之活動所形成之知識，係為特定情境下不斷出現之習慣性行為 (Habitual Behavior)，可做為類推至其他情境之基礎。如前所述，認識現象乃知覺受限於當下情境所運用之特定中介裝置，再以既存知識基礎賦予其特定意義。此種源自現象、實體裝置及知識資源所形成的「知識」，乃是參與之歷程而不僅是結果；亦即在此特定情境中因參與而共同建構之特性，使知識具分散性的 (Dispersed) 屬性；更因社會物質性之作用（如槌子用以敲打）及跨時空之社會意義（在拍賣會上敲槌子）提供知識具共享性的 (Shared) 基礎。故本文主張，將此對應組織現象（本質乃連串活動集合體）之知識（因共同建構而成，屬於該組織現象之「屬性」、「能力」、「功能」等概念化）分為三個構面：個體性 (Individuality)、物質性 (Materiality) 及社會性 (Sociality)。凡組織現象皆包含此三面向，則無論是被治理行為（如知識移轉）或治理形式（如獎勵制度），若能從三構面中覓得可施為之「因果作用」機制，在理論及實務貢獻殊偉。因反覆再現的 (Recursive) 組織知識，不像理性資訊處理觀所預期會呈現相同之模式；而是經再形成 (Reproduction) 或轉化之集體共構過程，呈現出可被辨識或歸類之活動模式。亦即個體參與集體活動之共構或所觀察的再共構過程中，透過個體性、物質性及社會性之能動性，讓此活動模式得以被區辨及認識。同時「再形成」的共構過程呈現組織之穩定面向，即解釋了組織之穩定性、慣性、僵化等；而「轉化」則是變動面向，提供組織適應、彈性、變革或演化極佳之論述基礎。

最後運用本觀點，探討如何重新建構知識治理之意涵。第一，知識與知識處理不可分離，意謂知識治理機制本身亦是一種活動類型，非為可作用於知識上之獨立存在實體。故知識治理理論不能如 Grandori 將知識視為情境因素，去探討因應知識本質如何影響組織設計決策；亦不能像 Foss 著重治理機制如何影響個人特質及知識之知覺與行為（如知識移轉）。而應著重因受限於注意力或聚焦能力不足，及知識內隱性與路徑依賴等之前提下，於特定時空情境所發展之分散性知識。此類知識雖不至形成不可共量性，但會因高度情境化 (Contextualized) 及內隱性形成知識不對稱性。因分散性知識與日常活動息息相關，故知識治理機制首應著重理解「從事什麼」之活動事實及「為何要做」之活動意涵上，亦即從實然與應然之反覆思辨找出不同活動之相對重要性：以「經濟」作為判斷基準，區分並界定出核心活動。此乃「公司」為何存在及形成其邊界之關鍵，即公司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並整合成具效益之核心活動，正是知識治理機制之首要意涵。

第二，治理機制之功能之一乃使重覆再現之活動集合體維持於可控制變異中（即尋求重現一致性及穩定度）。如前述，每次組織現象的再形成或轉化均為「重新發生」（Occurring Anew），本質是「變動的」，亦即不可能完全重覆組織現象，即便是被歸類為同一屬性類別之組織現象。而組織運作係以穩定及可預期為前提，故須讓組織現象處於可控制的變異內。知識治理機制意涵之一乃藉個體或群體參與集體活動共構、歸類與賦予活動特定意義之過程中，因社會物質化而使因果作用穩定。而社會物質化可將活動之意義或目的，藉由發明或設計實質的或社會的人工製品（Artifacts）所衍生的工具或方法予以「固化」（Fixing）。例如拍賣會「成交」之社會規範，藉使用槌子（工具）來傳達；同時亦透過設計使其依循「握著槌柄進行敲打」之使用方式來達成物質面向的功能，以共同固化此一系列活動所傳達之特定意義及所欲效果。社會物質化不僅使組織因實質因果作用而具一致性運作，同時亦因其結果或功能傳達之特定意涵，讓組織內協調及運作更有效率。

第三、知識治理機制可藉由活動本身、活動意義、活動社會物質化提供個體及組織學習與創新機會。因日常例行活動乃透過所有行動者反覆重製集體活動，而每一活動重現亦謂另一次集體共同創作。雖重製過程有小變異性存在，但多能呈現穩定集體活動樣態。然偶如複雜理論所指，小小擾動可能會產生極大集體變異，甚至混亂（Chaos），非預期變異亦可造就極佳學習與創新機會。因此，就知識治理機制之意涵，如何適時截取及瞭解變異之本質及影響，將更能充分掌握知識創新機會。而就活動意義而言，當一例行集體活動被理解為不同概念，極可能因被賦予不同意義或屬性，獲致不同因果作用力，進而使相同活動產生與過去迥異之影響及結果。以抽煙為例，當抽煙行為被賦予負面甚至違法意涵，極可能改變職場設施（如廢除吸煙室，不提供煙灰缸）或影響互動模式（如不再視遞煙為分享）。故就知識治理機制而言，應以更開放之方式鼓勵多元活動，勇於發掘更多可能之意義及多方探索相對應之影響，藉而提升學習與創新機會。

因此迥異於 KBV 與 KGA 將重心置於能加速知識流通及激發創新之機制；而 ABP 知識觀所建構之知識治理意涵，則在於隨時檢視活動之社會物質化是否成為組織創新之障礙，掌握組織活動再發生及再認識之本質，以多元觀點來理解而不再視其為理所當然，即可為創新注入新活水。所以，此種 ABP 知識治理實務意涵，基本上已為組織理論提出一可行思考方向，值得學術及實務界進一步去探討。

捌、結論

以 KBV 從事組織研究已成為管理科學顯學，源自交易成本經濟學之組織治理理論亦隨之調整，並將組織知識融入理論中而發展出 KGA。KBV 因採用整體論衍生出問題，而 KGA 所仰賴之二大立論基石－理性資訊處理認知觀及方法論個體主義分析

模式—在知識論及方法論上亦然，致使 KGA 欲結合 KBV 之嘗試未竟全功。本文同樣本著以「經濟」為基準—如何有效運用及轉化資源，如 KBV 一樣認同知識是組織重要組成元素，將組織視為從事知識之相關活動；但不同於其將知識與知識之處理等活動分離。也同時認同 KGA 視組織協調機制或活動為知識治理之組成基礎，但不贊同其首要解決問題乃在建立誘因機制以調和利益衝突及激勵個體有效處理知識。進而，本文所提出與論述之 ABP 架構，深入哲學基礎中以確立活動在本體論及認識論上之地位，並作為後續研究立論基礎，故更能充分彌補當前理論基礎之不足；同時將知識與知識處理間之不可分離性一併納入考量，重新思考知識治理意涵，進而提供可作為未來組織研究及策略管理之實務方向。

首先，ABP 闡釋知識治理中有關組織內及組織間知識治理機制無差異之問題。Grandori (2001b) 提出實務見解，認為組織內及跨組織間所運用之協調機制及知識治理形式無本質差異。這個跨層次間本質無差異的問題，是傳統 KGA 所無法解答的。而採 ABP 觀點，不同活動集合體形成不同層次現象或屬性，皆可獲其本體論及認識論之地位；其理論化、因果性及參照對象皆源自於微觀活動，亦因基於此共同微觀基礎，不同層次間之協調機制與知識治理形式在本質上當然就是一致的，亦為 Grandori 實務見解提供強力之理論基礎。故不論組織內或跨組織間，皆可採用 ABP 分析模式。

第二，ABP 賦予不同層次現象及屬性之因果性，且皆具有對稱性之認識論基礎（相較於整體論賦予鉅觀屬性較優先，個體論獨惠微觀屬性，皆為不對稱之認識論關係）。故從事組織多層次研究 (Multilevel Research) 分析時，ABP 可將集體活動作為分析對象，直接進行實徵研究，不會有具體化及擬人化之虞。因其本身即由一組密不可分且互賴的 (Interdependent) 活動所構成，能界定活動之範圍以辨識屬性或功能，再依此定義其不同層次之屬性概念並予以操作化。雖可能打破井然有序之巢套 (Nested) 現象（即低層次蘊含於較高層次中），卻更能切合管理及組織之實況，畢竟諸多公司類型、多元運作模式及多變競合關係，都充分顯示層次分明之巢套關係不一定存在。故 ABP 可為多層次研究提供設計基礎，能衍生出更貼近實務、更靈活之研究。

第三，ABP 可作為釐清鉅觀構念之基礎。以 KBV 而言，存在眾多重疊及彼此糾結的概念，如組織能力、吸收能力、核心能力、動態能力、慣例程序 (Routine)、知識分享（移轉、創造）等。依不同研究情境，常會牽就研究而調整構念定義及操作化，而未有一致界定。造成研究結果無從比較或綜合分析，亦致無法累積知識，進而形成學術研究分歧化 (Fragmentation) 及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而 ABP 可為構念提供其相對應之活動或活動集合體作為參照，俾定義概念，進行操作化，並界定適當範圍。提供可對話之依據暨可共量之基礎，進而促進學術知識之累積。

最後，ABP 強調組織現象是一種集體活動，所建構之組織理論與策略管理是主張回歸到至日常的活動中，勢能提出可供依循之規範指引，藉以進行組織管理之干預。

管理實務係透過日常活動達成所欲之結果，故 ABP 將能泯除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鴻溝 (Gap)；此外所論述之因果關係皆以活動為基礎，則實際進行管理干預時，將更能掌握不同層次間之互動及其相關之基礎，即更能充分瞭解干預如何影響個體、個體間關係，及對不同層次現象之效應，使其更具實務價值與管理意涵。

儘管如此，本文所論述有關哲學及假設等基礎性議題，尚存諸多研議空間。所採哲學觀亦僅眾多典範之一，還須再討論及精進周延；本文未企圖完成一最終產品 (Finished Product)，僅以一試驗性的 (Tentative) 架構作為評論標的，讓更多有心於此領域學者攜手完善之，以期共同厚植組織研究之基石。

A Theoretical Reconciliation for Knowledge Governance Research: An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Min-Kung Heavens Tsa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an-Jing April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hih-Chin Tai,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urpose

In the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management literature,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theoretically explain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nd practically form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Madhok, 1996; Rindfleisch & Heide, 1997). Inevitably, TCE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a wide range of criticisms, from wholly negating the underlying standpoints of the theory (Ghoshal & Moran, 1996) to adapting itself to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by integrating into other viewpoints (Dyer, 1997; Foss, 2007; Foss & Kundsén, 2003; Grandori, 1997, 2001a, 2001b, 2001c, 2002; Kuittinen et al., 2009; Zajac & Olsen, 1993). Particularly, the submission of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KBV) has made a notable impact on TCE an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While KBV is regarded as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e TCE viewpoint, both are based on a commonality of interest in “economics” - the efficiency (or costs) of a firm. Therefore, governance theorists, rooted in TCE, tend to integrate the issues of KBV into their theory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 (KGA) emerges. KGA advocates, however, have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underlying assumptions-r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lying on the explanation model advocated by James Coleman (1990), KGA theorists face a dilemma of accepting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or committing logical fallacies. Sinc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are not revisited through deliberating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scholars have yet succeeded in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cross levels or in integrating TCE and KBV.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ndeavor to advance an a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ABP) for re-orientating the philosophical stands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to build up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ctivity, and to situate the contextualized activities at the cor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then discuss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and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finally conclude with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erspective for organization study.

Approach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begin by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KGA. By discussing the major shortcomings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KGA, we show that governance theorists' still fail to explain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and integrate TCE and KBV. Secondly, the authors manifest the fallacies of two underlying stands of KGA-r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before discuss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activity-based paradigm and explaining why the revisited position works. Thirdly, the authors rely on the ABP to remedy deficiencies in individual-oriented microfoundations of KGA modeling and to complement 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s for KGA study.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erspective for organization study are discussed.

Findings

According to the philosophically resumed stance of activity, the ontological symmetry between macro-level and micro-level phenomena is justified, and the logical dilemma of reifying macro-level concepts or reducing them to individuals' properties is eschewed. ABP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bias of explanation and then can build organization science on a renewed KBV. Moreover, ABP shows that caus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ocio-materiality of activities while the socio-materiality is embedded as background practices and understood as contingently ongoing co-production in a shared socio-material world. ABP justifies the causality intrinsic in activity instead of individuals and then resolves the confusing problems of agency in organization study. This approach generates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for future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issues; thus, it enable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that unfolds across levels in context.

ABP holds that macro-level properties be irreducible to individual properties, even though macro-level entities consist of nothing more than individuals. What revealed here is to resume the position of activity, to rebuild a (micro) foundation stance, and to advance a novel orientation of and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udies. This approach should: (1) place ontological primacy 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2) construe the locus of causal powers, which are intrinsic to activities instead of individuality,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ory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no matter which level the causal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and (3) philosophically privilege the contextualized patterns of activities or the activity-complexes as the locus of analysis. Thus, this revised philosophical position provides underlying foundations for remedying deficiencies of conventional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definition and theorization.

Implications

Since activities are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knowledge governance theory according to ABP has distinctive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KGA. First, a knowledge governance mechanism composed of a nexus of activities is also a kind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Knowledge governances are treated neither as independe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individuals and their knowledge processing nor as isolated contingencies which intervene in the causa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Before recognizing what knowledge governances are, scholars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activity facts about what is done and the activity connotations about why those activities are generated. It is implied that some core activities would be specified and thus the territory of a governance mechanism identified while activities per se and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activities in shaping knowledge governances are recursively reflected on. Therefore, the causation between the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would be reasonably designated a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core activities which are tracked down.

Second, the functions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re considered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consequences an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destructively dramatic changes, whereas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lways occur anew. Depending on socio-materialization, the process by which co-established activities are categorized and accorded with specific meanings, knowledge governance can stabilize the caus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once the socio-materialization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can be fulfilled through inventing or designing material and social artifacts suitable for fixing core activities and subduing ambiguous meanings of activities.

Third, the equivocal nature of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provides opportunities of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ith unexpected variations in interpreting events. While a nexus of routine activities is interpreted as completely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causations among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re reconstructed. This gives rise to totally

different effects. Consequently, the implication in this respect is that knowledge governance should retain tolerance for organizational members' alternatively interpreting state of affai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discover new socio-materializations of existing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potential for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s anchored.

Contribution

Fundamental to this perspective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activities are embedded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nd that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often emerge through the co-produ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activities. The ABP can illuminate the complexity and interdependence of multiple types of knowledge, and can bridge the gulf between individual tendency and collective bias. This approach leads to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for future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issues. It also identifies principles which enable a more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that unfolds across levels in context and thus enriches the modeling and research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just one level of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attempt to provide some reorientation for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KGA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to situate the contextualized activities at the cor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o treat these activities as the locu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When having recourse to this perspective, scholars must explicate not only the epistem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which link knowledge and activity but also the processes from which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emerges in context. On the whole, it would transcend either a holistic or an individualist perspective and complement deficiencies in individual-oriented microfoundation modeling of organizational studie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nsight in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nexus of activities, from which multiple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emerge and in turn can, over time, come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should be at the cor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causal explanation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Then, by carefully attending to issue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scholars are more likely to arrive at an account of multilevel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The focus on the patterns and nexus of activitie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is justified though future empirical work needed. Rather than presented as a finished product, ABP is a tentative proposal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tested in future and be revised in practice.

參考文獻

- 方世杰，2008，「知識管理研究之本質：組織知識的統治」，組織與管理，1卷2期：頁 1-35。(Fang, Shih-Chieh. 2008.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Governing the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1 (2): 1-35.)
- 周雪光，2003，初版，組織社會學十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Zhou, Xueguang. 2003. *Ten lectures o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Abell, P., Felin, T., & Foss, N. J. 2008. Building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routines,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link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9 (6): 489-502.
- Amin, A., & Cohendet, P. 2000.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governance through embedded practi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4 (1/2): 93-116.
- Brown, J. S., & Duguid, P. 2001.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A social-practice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12 (2): 198-213.
- Bunge, M. 2000. Ten modes of individualism-none of which works-and their alternativ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0 (3): 384-406.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 London, UK: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er, K. M., & Prahalad, C. K. 1996. 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Knowledge versus opportunism. *Organization Science*, 7 (5): 477-501.
- Cook, S. D. N., & Brown, J. S. 1999. Bridging epistemologies: The generative danc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know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0 (4): 381-400.
- Doty, D. H., Glick, W. H., & Huber, G. P. 1993. Fit, equifi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 test of two configurational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6): 1196-1250.
- Dyer, J. H. 1997. Effective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How firms minimize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ximize transaction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7): 535-556.
- Felin, T., & Foss, N.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 A field in search of micro-foundations. *Strategic Organization*, 3 (4): 441-455.
- _____. 2009.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capabilities: Historical drift and a course-correction toward microfoundation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 (2): 157-167.

- Felin, T., & Hesterly, W. 2007.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nested heterogeneity, and new value creation: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locus of knowled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1): 195-218.
- Fleetwood, S. 2004. An ontology fo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udies. In S. Fleetwood, & S. Ackroyd (Eds.), *Critical realist application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udies*: 27-53. London, UK: Routledge.
- Foss, N. J. 2007. The emerg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 Challe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 14 (1): 29-52.
- _____. 2009. Alternative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he knowledge movement: From macro to microfoundations and multi-level explana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6 (1): 16-28.
- Foss, N. J., Husede, K., & Michailova, S. 2010. Govern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organizations: Levels of analysi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7 (3): 455-482.
- Foss, N. J., & Kundsén, T. 2003. The resource-based tangle: Toward a sustainable explan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 24 (4): 291-308.
- Fuchs, S. 1989.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 critique of microsociological reduction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 (2): 169-182.
- Gavetti, G. 2005. Cognition and hierarchy: Rethink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cience*, 16 (6): 599-617.
- Ghoshal, S., & Moran, P. 1996. Bad for practice: A critique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1): 13-47.
- Grandori, A. 1997. Governance structures,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cognitive model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 (1): 29-47.
- _____. 2001a. 'Cognitive failures' and combin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5 (3/4): 252-260.
- _____. 2001b. Neither hierarchy nor identity: Knowledge-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5 (3/4): 381-399.
- _____. 2001c. Methodological options for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organization. *Human Relations*, 54 (1): 37-47.
- Grant, R. M. 1996.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Special Issue): 109-122.

-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In P. Hedström, & R.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1-31.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gson, G. M. 2007.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1): 95-116.
- Kogut, B., & Zander, U. 1992.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3 (6): 383-397.
- _____. 1996. What firms do? Coordination, identity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7 (5): 502-518.
- Kuittinen, H., Kylaheiko, K., Sandstrom, J., & Jantunen, A. 2009. Cooperation governance mode: An extended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3 (4): 303-323.
- Lorenz, E. 2001. Models of cogniti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5 (3/4): 307-330.
- MacCoquodale, K., & Meehl, P. E. 1948. 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hypothetical constructs and intervening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Review*, 55 (2): 95-107.
- Machamer, P. 2004. Activities and causation: The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f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8 (1): 27-39.
- Machamer, P., Darden, L., & Craver, C. F. 2000. Thinking about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67 (1): 1-25.
- Madhok, A. 1996.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ransaction costs, firm capabilities, and the nature of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Science*, 7 (5): 577-590.
- Mayntz, R. 2004. Mechanism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acro-phenomena.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2): 237-259.
- Meyer, A. D., Tsui, A. S., & Hinings, C. R. 1993.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6): 1175-1195.
- Nickerson, J. A., & Zenger, T. R. 2004.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The problem-solving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6): 617-632.
- Rindfleisch, A., & Heide, J. B. 1997.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61 (October): 30-54.
- Sawyer, R. K. 2002. Nonreductive individualism, Part 1: Supervenience and wild disjunc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2 (4): 537-559.

- Scott, K. J. 1961.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 (44): 331-336.
- Simon, H. A. 1997. *An empirically based micro-econom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nder, J. C. 1996. 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Special Issue): 45-62.
- Spender, J. C., & Grant, R. M. 1996. Knowledge and the firm: Over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Special Issue): 5-9.
- Spender, J. C., & Scherer, A. G. 2007.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Editors' introduction. *Organization*, 14 (1): 5-28.
- Tsoukas, H. 1996. The firm as a distributed knowledge system: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Special Issue): 11-25.
- _____. 2003. Do we really understand tacit knowledge? In M. Easterby-Smith, & M. A. Lyles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410-427.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_____. 2010. Practice, strategy making and intentionality: A Heideggerian onto-epistemology for strategy as practice. In D. Golsorkhi, L. Rouleau, D. Seidl, & E. Vaara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47-62.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oukas, H., & Vladimirou, E. 2001. What is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8 (7): 973-993.
- Williamson, O. E. 1991.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2): 269-296.
- _____. 2005.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1): 19-40.
- Zajac, E., & Olsen, C. P. 1993. From transaction cost to transactional value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interorganiz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0 (1): 131-145.

作者簡介

* 蔡旻恭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生，現任高雄醫學大學產學推動中心智財保護及科技管理組組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組織理論、組織知識、創新與科技管理。

張婉菁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組織理論與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複雜理論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應用。學術論文曾發表於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SSCI) 及人力資源管理學報 (TSSCI) 等期刊。

戴士欽

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目前為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組織間關係、知識管理與國際企業。

*E-mail: heavens@kmu.edu.tw